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能参加中国作协十大,尤其是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感到无比亲切无比温暖,总书记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特别是总书记提出的五点殷切希望,既深入人心,又催人奋进,更是激励和鞭策,责任和使命。

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记录和书写时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更是如此。报告文学是深切地触摸时代脉搏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文体形式,它以贴近现实的温度和扎根大地的深度,成为新时代重要又鲜明的文艺表达方式之一。

报告文学不仅是使命文学,也是行走的文学。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基层一线行走,在行走中感受温暖和力量、孤独和寂寞,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倾情投入、用心创作。

我出身农村,对农村和土地有很深的情结,所以我选择了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主题。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2014年到2017年,我一直行走在中国大地的纵横阡陌,深入到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精准扶贫重点地区贫困乡村脱贫攻坚的现实场景,走访了202个村庄,走访贫困户、脱贫的老乡、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工作者,有幸见证和记录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三年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行走,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叹,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困山区确实难,难于生活,难于扶贫,难于脱贫。但再难,都挺了过来,都攻坚克难了。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看到了一种豪迈与自信。

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也曾有过矛盾、纠结,但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在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真实、真诚,还有心灵的表达以及反思,足矣。

作品是作家的生命,我的脚步不能停止。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大战“疫”》,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最为严峻之时,我参加中国作协“赴武汉抗疫一线采访创作小分队”,深入方舱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等地,采访医务人员、党员、干部、患者等200余人,全景式地反映了武汉艰苦卓绝的大战“疫”。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接续战略,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部分。作为新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应该要更好地投入到乡村振兴之中,记录奋斗者的艰辛历程,反映奋斗者的精神面貌,留下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足迹、人民奋勇向前的足迹。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还想行走在工业园区,见证倔强、坚韧不拔的中国人翻过一山又一山,踏平坎坷成大道,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中展现出的新担当新作为,折射出中国重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和启示。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创作实践中,奏响时代最强音。我们应该沉下心来,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决心,“挖深井、深挖井”的意志,进入“窗外一轮冷月,屋内一盏孤灯”的创作状态。我们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创作出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能启迪心智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省文联主席团委员)

人生的辽阔与文学的丰盈

最有原创力的思想源于对生活的思考

何立伟: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这“三读”的对象,包括我们生长的土地、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包括我们的生命个体。所谓“读”,实际上是研究、体悟、思考,然后聚集成文字。可以说,这本书是一张向世界、向生活发问,然后作答的“韩少功的试卷”。

这个书里面精彩的段落和句子,随处可见。我说,如果读者阅读时喜欢在警句下面画波浪线的话,那么他把这个书读完,会把这本书画出一个太平洋。

在“三读”中间,我认为本书的精华和硬核所在是在第二部分,即读时代。韩少功展现的内容,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也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韩少功是文学作家里少见的文理兼修,知识结构完备的作家。书里面谈到了科学和科学史,谈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甚至谈到经济学中的数学建模。他通过经济史、科学史的案例,来质疑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质疑理性工具为何大不如前。这些质疑和发问,也打开了脑洞,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启迪。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在关注些什么。

书里还对以前的时代和农村做了记录,读起来很有趣,比方说,他甚至都标注了猪肉、米、菜分别是多少钱,能唤起我们这些“过来人”对于那些过往时代的记忆。

韩少功:我这本书可能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都有答案,里面有困惑。我虽然是文科生,但也有对理科的兴趣,读一点科普读物,关心科学著作。我一直强烈地觉得,我们很多周围的人,在科学问题上犯迷糊的。我们尊重科学,但科学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有所不能的。

比如经济学,现在经济学大咖论文一般人是不懂的,全是高等数学,你没数学就没法在圈子里混。但是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当时提出预警的人极为罕见。金融海啸把全世界搞得人仰马翻的时候,这些经济学家在呢?

再比如世界上有7000多种罕见病,因为没有商业盈利的空间,大多研究医疗机构和投资商就不会投入。罕见病也是我们科学的盲区,也许我们有能力攻克,但是至少在商业市场的逻辑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料去攻克这些难题,去排除这些盲区。世界上事情太多了。

在书中,我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思考。但作家不是法官、记者、社会学者,作家特别强调个人视角。我认为,获取真正有活力的思想,读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间感受,要碰到身边遇到的难题之后去琢磨。这样产生的思想可能是最有原创力的思想,也是我们最需要的。

我们要敢于有一种“旁若无人”的精神

韩少功:说句实话,这本书其实是不讨好的一本书,理论家绝对看不起这本书——这就是文学散文。很多理论家觉得你整这些东西,是不是江郎才尽,你不好好写小说,搞这些东西是不是藏拙了。还有一个,你在文中提的这些,是管闲事吗?这是你该管的吗?

我算是一个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混混”、一个困惑者,我也不后悔。我们要敢于有一种“旁若无人”的精神。文学界像何立伟这些作家,能够给这本书赏一个字“好”,已经是让我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情。

何立伟:韩少功是一个对读者提出挑战的作家,也是一个对批评家提出挑战的作家,他的书不是我们传统

意义上的散文。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作家是很有意思的,到90年代以后都转投现实主义了,不再搞实验小说,因为实验小说没人买,没人懂。但是韩少功的每本书,都是一种崭新的思维,他是一个跨文体写作者。

韩少功卖得最好的一本书叫《山南水北》,那是最没有阅读障碍的一本书。但《山南水北》也是跨文体的,你说它是散文,又不是散文。《马桥词典》《暗示》不是传统的小说,但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被故事养大的一批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在韩少功的小说、散文、随笔里面会读不到、会落空。但他会让你得到意外,这是让你想不到的东西,是另外一种刺激。

朝着认定方向前进,是我们的职责

韩少功: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开始起步的时候获了两次全国的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说当时写得多好。当时写作的人少,文坛是空荡荡的,几个冒失鬼冲进去,瞎折腾一番可能就成功了。现在很多年轻作者,就写作的技巧来说,随便拎出一个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强。但是我们很幸运,我写了《文学的“根”》,这篇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个时代需要思考,当时读书的人是少数的。

现在我们的文学平民化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媒体,随时发表你想表达的东西。以前少数的文化精英垄断表达的权力之后,他们在社会责任、语言表达之上,存在一定的义务。

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求每个人都承担责任有点苛求。很多人“996”,通勤、工作,回到家里已经累得一摊烂泥。这个时候要求他深刻、崇高,有点苛刻。我们太累了,就要求娱乐,这个不合理吗?合理。现在宫斗、穿越、盗墓等网络小说为什么行销?不要求你沉重,不要求你深刻。就是要爽、放松、开开心心。

多年前,我到海南办刊物。刚去时,街上红绿灯都没有,我们去了也没钱,得先养活自己。当时的文化人哪懂得市场经济,我进去摸爬滚打,吃了很多亏,后来慢慢的摸了一点门道,学习务实、接触了很多各个层面的人,知道生存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虽然几年没出作品,但我觉得有这些经历不后悔。这个时候,我对文化怎样在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下存在,文化产业有可能等等都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作家写小说就像写绝句,非常吝嗇字。重复是作者的大忌。但现在很多升级打怪的小说,不断地重复、雷同,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需要包容的,这是用来放松的文化服务。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最好的文学,最好的思想?这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现在很多高校的教授正在论证“互联网+文学”就是我们最有时代性的文学。这个可能有点心急、有点简单化了一点。

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我们的标杆在哪?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在哪?我们要坚守到什么程度?给文学写绝句,我是很赞成的,只要有饭吃就不要着急。在有饭吃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这恐怕是我们作家的一种职责。



们休闲观光的最佳场所。

从吊脚楼出来,渡船已靠岸上客,我登船而去。船在水中行,近处,股股浪涛从船底向四周翻滚。放眼望去,远处层峦叠翠,微风下,宽阔的江面泛起层层碧绿波纹。江岸,一条条取水管延伸至附近村庄,那是村民在将湘江纯净之水引入自家厨房。

一江清水白鹭鹭,两岸风光惹人醉。船至江中心,一群白鹭在芳草萋萋的沙洲上闲游嬉戏。它们见人靠近也不惧怕,反而展翅高鸣,同我们打招呼。在青山绿水间泛着舟,我想,生活在湘江河畔的人们,真有福气。



魏龙元

秋分的尾巴渐渐隐去,寒露冒头了,天气还沉睡在三伏。在调元渡口等船时,我口渴得要命,就近走进一户老家乡讨水喝。这户人家住的是吊脚楼,年代有点久远,褶皱斑驳的木板墙,平整光滑的门槛石,苔藓叠生的青黛瓦,处处显现沧桑感,但干净清爽。

推开半掩的房门,一对中年夫妇在厅堂剥玉米。见我进来,夫妇俩起身打招呼,知道我来意后,女主人提起桌上水壶斟水。壶里水不多,她一边斟水,一边叫丈夫去打水。男主人从壁上取下小木桶,竟然走到吊楼回廊边,将桶丢进河里。我端着女主人递来的塑料杯,一脸茫然:能喝吗?

女主人猜出了我的心思,笑说:“没事,河水干净,烧开了能喝,我们煮饭做菜饮用,都用这水。”我将信将疑尝了一口,果然清凉甘甜。我仰头一饮而尽,又要了一杯。“你们城里人都喝这里的水呢。”女主人指着楼下的江面,一脸自豪。

顺着她所指方向,只见宽阔的江面碧波荡漾,水质清澈。虽然已过秋分,但岸边仍然绿树葱翠,草木葳蕤。这里是湘江上游一段,位于东安县紫溪镇内,湘江入湘第一大湾所在。

调元渡口讨水喝

数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曾来过这个渡口。那时的河面上到处漂浮枯枝败叶,甚至死鸡死鸭,岸边树木稀稀疏疏,渠沟水毫无节制往河里灌,两边山头的洗矿水肆意狂泄,河水浑浊不堪。

“以前这河水烧开也不能喝吧。”喝完水,我与夫妇俩闲聊起来。男主人姓伍,女主人姓黄,从曾祖父开始,世代生活在湘江边,几代人目睹了湘江从清变浊、又从浊变清的点点滴滴。

“是的,以前用来洗手洗脚都嫌脏,洗了不用井水冲冲,饭都吃不下。”女主人快言快语。男主人说,小时候,门前的湘江水一年四季清清悠悠。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水质遭严重破坏,一天不如一天,2000年后愈发不可收拾。幸运的是,2013年起,河水一年年清亮起来。他指指屋前一口久弃的井,补充道:“以前我们村吃水都靠打井,不过现在不用了。”

我知道,为了还湘江“一江碧水”,湘江保护与治理被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责令各地采取强硬措施在湘江流域封山育林禁渔,整治